

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鼓浪春秋 系列丛书

鼓浪屿申遗办 / 鼓浪屿管委会 / 谷声图书 编

商朝 © 著

鼓浪屿上的两岸情怀

跨域海峡



HISTORY OF KULANGSU

这个岛，让你读懂近现代中国与世界

1895年开始，鼓浪屿意外迎来一批又一批从台湾渡海归来的故人。

这不仅深刻改变台湾政商各界生活形态，也改变了鼓浪屿的风貌。

今人所见的鼓浪屿，是从1895年之后的鼓浪屿身上，一点一滴慢慢“长”出来。

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鼓浪春秋 系列丛书

鼓浪屿申遗办 / 鼓浪屿管委会 / 谷声图书 编

鼓浪屿上的两岸情怀

商朝◎著

跨域海心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人民出版社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跨越海峡：鼓浪屿上的两岸情怀/商朝著.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1

(鼓浪春秋)

ISBN 978-7-211-07559-1

I. ①跨… II. ①商… III. ①厦门—地方史 IV. ①K29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2795 号

跨越海峡：鼓浪屿上的两岸情怀

KUAYUE HAIXIA: GULANGYU SHANG DE LIANGAN QINGHUI

作 者：商 朝

责任编辑：代媛媛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fjpph7211@126.com

地 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350001

经 销：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厦门市金凯龙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厦门市同安工业集中区思明园 189 号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9.75

字 数：117 千字

版 次：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1-07559-1

定 价：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鼓浪春秋”系列丛书编委会名单

总 顾 问	游文昌
总 策 划	郑一琳
主 编	叶细致 张顺彬
副 主 编	许 景 柳 帆
编 委	侯卫群 陈毅文 詹艳清 唐建光 朱莹莹
特约编审	洪卜仁
编 务	陈 芳 林文德 林 晞 苏 玲 吴永奇 张丽舒
图 片	洪卜仁 商 朝
执行策划	谷声图书
特约撰稿	商 朝
特别感谢	卢绍荀提供相关文史资料及图片
装帧设计	谷声图书(唐一丹 汪仪琚)

总序

1647年的一天，两艘自日本归来的中国商船，停泊在鼓浪屿面对厦门岛一侧的海湾里。一名英姿勃发的青年将领走上前来，要求接管这两艘商船，却遭到了商船主管的拒绝。于是，青年将领勃然大怒，当场拔剑刺死那名主管，亲手接管了这份产业。

这名青年将领，即是时年23岁的郑成功。其时，他的父亲郑芝龙已经投降清朝，庞大的郑氏海商集团正逐步瓦解。为了力挽狂澜，从1646年开始，郑成功训练自己的部队，把鼓浪屿选为练兵地，并陆续接掌了郑氏集团在厦门岛以及日本等地的庞大产业。

如果说，在过往的千百年里，鼓浪屿只是台湾海峡中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岛，那么，在此后的岁月里，时代的风云无可阻挡地在这里汇聚，这座小小岛屿的名字注定要在大历史中闪闪发光。

以鼓浪屿为起点，在郑成功时代，厦门港逐渐取代周边的月港、安平港，成为中国的一个主要外贸港口，使中国人在大航海时代到来的时候，以非凡的创造力参与到国际贸易秩序的制定中。在当时远东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竞争中，

郑成功越战越勇，成为反殖民的杰出代表。即便是在欧洲人的文字记录中，如果要真正理解 17 世纪的全球贸易图景，无论如何都不能绕开郑成功这个标志性人物。

郑成功所生长的闽南这片土地，背靠群山，面向大海，有着与中原地带截然不同的地域色彩。生活在黄土地上的人们偏于保守，安土重迁，而生活在闽南的人们喜欢冒险，对未知的远方满怀热情。在各个大洋里穿梭往来的商船，给世界文明添上了海洋的色彩，这预示着一个创造性时代的来临。对于鼓浪屿而言，在接下来的 300 多年里，这座小岛所创作的历史的底色，也将由“融汇、创造、新生”等一系列用来描述变革的词汇构成。

一

对于今天的游人们来说，鼓浪屿是一个安详、静谧的小岛，大海温柔地环抱着它，岛上鲜花盛开，绿树成荫，一座座精致的老别墅点缀其中。这座小岛当得起“海上花园”的赞誉，它通体都散发出一种诗情画意的浪漫气息。

但在近现代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这并非是鼓浪屿的本来面貌，在更多的时间里，鼓浪屿是一个激荡之地。从 19 世纪中叶起，鼓浪屿就以弹丸之地，引领了周边社会的变革。这一场变革的影响，还时常越过闽南这个地域范围，直达整个中国，乃至中国以外的世界。

这才是鼓浪屿最真实的容颜，它是中西文明开始交汇的时候，由大历史选中的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都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呢？

1842 年的一天，美国归正会牧师雅裨理踏上由大块粗糙花岗岩铺设的长堤，来到了鼓浪屿。两年过去了，他的传教工作几乎一无所获，这使雅裨理感到沮丧，但他在有意无意之间开启的一次对话，却成了东西方之间的一次历史性对话。曾任福建布政使的徐继畲那时负责办理厦门、福州的通商事宜，因此结识了雅裨理。在与雅裨理的会谈中，徐继畲开始了解到世界各国的地理及政治制度，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此后，徐继畲多次向

雅裨理请教，并决心继续搜罗和研究这个专题，终于完成了近代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专著之一——《瀛寰志略》。

1844年，雅裨理离开了厦门。三年之后，一个名为林鍼的鼓浪屿人又踏上了前往美国的旅程，在从政治运转、新闻业、机器大生产、电报收发、学校教育等方面观察了美国社会之后，林鍼写下了《西海纪游草》一书。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遂成为中国亲历者对西方的最早报道。

1898年，一位中文名为韦爱莉的牧师娘，鉴于许多教友的孩子需要适当的教导，便召集一些4岁到6岁的基督徒子女，在鼓新路35号牧师楼办起了家庭式幼稚班，这即是后来怀德幼稚园的前身。中国第一家幼儿园，就这样诞生了。

也是在1898年，一家规模宏大的现代医院在鼓浪屿落成了，它的创办者是美国归正会的传教士郁约翰医生，按照他的愿望，他把这所医院命名为“救世医院”。这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医疗机构。

三

20世纪到来的时候，鼓浪屿已经经历了一场涵盖经济、文化、宗教、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全方位变革。

从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起，鼓浪屿开始稳步进入它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鼓浪屿的一大特点，就是它为现代中国孕育了众多的杰出人才。

1901年，林巧稚出生在鼓浪屿的一个教员家庭，怀德幼稚园为她提供了先进的西方启蒙教育，同在这所幼儿园就读的，还有比林巧稚小两岁的何碧辉。当时谁又能想到呢，她们两人将成为中国妇产科最为杰出的两位名医，以“南何北林”并称。

1912年，林语堂以第二名的成绩从鼓浪屿寻源书院毕业，前往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求学，十余年后，他成为“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文学大家。

在林语堂入读圣约翰大学的前一年，鼓浪屿青年才俊马约翰从圣约翰

大学毕业，不久后，他前往清华任教，把体育运动推向现代教育的殿堂。

1919年，印尼华侨黄奕住携其历年经商所得的约2000万美元归国定居鼓浪屿，与他几乎同时来到鼓浪屿的，还有从菲律宾等地归来的大批闽侨精英。在接下来短短十余年的时间里，他们对水、电、道路、建筑等市政设施作了诸多贡献，令厦门一举从一个传统城市华丽地转型为一个崭新的现代城市。同时，黄奕住还把投资的方向瞄准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在那里，他创办了当时中国最大的侨办企业中南银行。

黄奕住的女儿黄萱，原本只是一名家庭妇女。当国学大师陈寅恪在晚年需要一名学术助手时，他没有从大学里选择一名史学精英，而是认为黄萱更适合，理由是黄萱有“门风家学之优美”。在黄萱的协助下，双目失明的陈寅恪相继完成了《柳如是别传》等近一百万字的著作。

四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而这些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鼓浪屿孕育出了众多饮誉世界的艺术家、教育家、科学家……他们对中国的近现代进程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他们的故事为鼓浪屿增添了无穷的魅力，就像群星闪耀于天际一样，他们的名字闪耀在这座岛屿上。

创造这一切的力量来自何处呢？正是发生在鼓浪屿这个激荡之地的文化交融，令这个小岛迸发出了惊人的能量。

这一套“鼓浪春秋”丛书，从经济、教育、宗教、社区、建筑、音乐、人物、两岸关系等多个方面对鼓浪屿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呈现了发生在鼓浪屿上的多层面文化交融。

很少有一个地方，能像鼓浪屿这样，仅以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就汇集了本土文化传统、近现代西方文明、移民文化等诸多元素；也很少有一个地方，能像鼓浪屿一样，在数百年文化激荡的过程中，种种文化元素在此汇集和交融后结出累累硕果。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它仍然可以带来启迪。或许，这正是鼓浪屿留给今日世人最重

要的文化遗产。

一百年前，美国人毕腓力在他的《厦门纵横》一书中，也有过类似的说法：“（中国）整个沿海地区，也许再也找不到一个地方，比这个小岛拥有更为有趣和动人的故事了。”

又何止是在中国呢？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也很难找到像鼓浪屿这样的一座岛屿，能以弹丸之地同时体现出本土和世界近现代史的每一次变迁，并且把多种类型的文化融汇成一个激动人心的梦。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可以说，近代以来鼓浪屿的历史，就像是一部“创世记”。鼓浪屿由默默无闻的海岛到传统农村聚落再到近现代商业和文化中心的变迁，可以说是对世界潮的纤毫毕现的呈现。深入了解鼓浪屿的历史，对我们读懂近现代中国，读懂近代世界，大有裨益。

叶重耕

中共厦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序

1895年，一场战争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从这一年开始，鼓浪屿陆续迎来一批又一批从台湾渡海而来的故人。

甲午战争惨败，台湾被割让给了日本。这一年，距离台湾设省，不过十年而已。而根据《马关条约》规定：自1895年5月8日条约签订之后两年内，台民任其去留，至1897年5月8日止，未离岛之台民即为日本臣民。

回到原乡，还是当日本臣民？这选择看似简单，但要做出决定，对当时任何一个台湾人而言，决不轻易。

从台湾移民大陆，从来不是中国人口大规模流动的主流。中国历史上四次著名的移民大潮，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过台湾，在时间跨度上至少数百年，多则越千年。其中的“过台湾”，说的就是大陆人——主要是福建人——移民台湾。自宋代至中日甲午战争，大陆与台湾间人口流动因政府政策张弛而断断续续。而有清一代，移民屡现高潮。其中又以福建人中的漳州人和泉州人为主。

台湾海峡平均宽度200千米，澎湖与厦门相距148千米，海上交通极为便利。由于地缘关系，厦门和澎湖成为两岸往来的中转站。

而人们从台湾移民大陆，从来少见。

1895年之后，台湾人民或拿起武器奋起反抗，或为躲避战祸内渡大陆。选择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取向：不愿意当亡国奴。

内渡移民，有不少人因民族气节感召而归来。据《厦门市志》记录，“光绪二十一年，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因日本殖民者令台湾人改日本籍，不愿成为‘亡国奴’的台湾人纷纷到厦门定居，或经厦门转往大陆其他地方。后来，台湾人民反侵略和反割台斗争失败，又有大批台湾同胞回到厦门或经厦门转到其他地方居住。”

“万里扁舟家百口，只凭忠信涉波涛！”台湾雾峰人林痴仙，即因不愿当亡国奴，过海迁回原籍漳州。

还有很多人因躲避战乱而内渡福建。普通民众最普遍的心理，大约就是避祸。

而那些有志于考取功名的人，也纷纷来到福建定居。因台湾被割让，日本在台湾建立统治之后即刻改变教育制度。为了自己科举入仕的道路不至于阻断，文人墨客也来到福建。《台湾日日新报》曾报道，“去年（1897年）五月八日，为编订国籍之期，全台秀才有志科名毅然归清，寄留泉州者，实繁有徒。”

还有些人，则实在不能接受日本统治台湾的各种方式。比如男子不能留辫子，不能供奉神位，夜间不得闭户，人死不准埋葬，只准烧成灰后，让风把骨灰吹走……日本种种匪夷所思的政策，只为从精神到肉体彻底割断台湾与大陆的各种联系。

此外，清政府对台湾移民基本持欢迎态度。有原籍者入原籍，无原籍者则可“寄籍”各地。

种种因素交合发生作用，这次始于1895年，此前从未发生过的逆向移民大潮，在台湾海峡涌起。

1897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这一年的5月8日是台湾人选择国籍的最后期限。根据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在1895年至1897年5月8日期间，“因不愿做日本臣民而回到大陆（主要是福建）的台湾人有6456人”。

一百多年时间，会改变什么事？一百年前，中国人穿的鞋，是不分左右脚的。一百年前，报章上的文字，也没有逗号、顿号，多以小圆点来断句以方便阅读——那时，小圆点也不叫做“句号”。甚至不用一百年，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三十年前与后，已经有河东河西的分别。笔者曾见过1949年时的厦门地图，那时的厦门岛看起来像一只蝴蝶，岛四周多可停靠船舶的海湾。而六十多年后，经过持续填海造田，如今的厦门岛看起来更像一只椭圆形的瓷盘。

一百年时间，人们生发沧海桑田的感慨，也自然在情理之中。

一百多年后，笔者尝试亲近早年来到鼓浪屿的台湾人。那时的鼓浪屿没有路灯、马路、电话、自来水，更没有今日遍地的家庭旅馆。因为林尔嘉家族的到来，厦门的近代化才开始起步。而闽南各地每逢灾患，林祖密家族也时常慷慨解囊，救危扶困。还有捧着一小罐银元渡海归来鼓浪屿的教育世家卢振基家族，一百多年来数代人桃李耕耘，学生遍布世界。闽南人发现，这些来自台湾的同胞回到鼓浪屿后，对待原乡父老的心地，真是善良。

被迫又一次迁移的台湾人民来到鼓浪屿这个小岛，用他们的勤劳、智慧和汗水编织出无数美丽的传说，想象永远不会比现实发生的真实故事更精彩。

目 录

引 子	001
-----	-----

壹 林尔嘉：厦门近代化的奠基人	005
-----------------	-----

台北的城墙里砌着厦门的砖	007
--------------	-----

扎根鼓浪屿的板桥林家	012
------------	-----

林尔嘉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女权主义者	018
------------------	-----

菽庄吟社里的闽台文人	021
------------	-----

菽庄花园里的闽南“小板桥”	030
---------------	-----

一段微妙的政治距离	035
-----------	-----

与洋人打官司	038
--------	-----

这个环游世界的商人，还是诗人	044
----------------	-----

贰 林祖密：脱离日籍第一人	049
---------------	-----

长袖善舞的经营者	052
----------	-----

说一套，做一套	058
---------	-----

勇敢选择退出日本籍	060
-----------	-----

林祖密的底色还是军人	064
------------	-----

目 录

失去自己的部队是将军最大的悲哀	069
住进“宫保第”里的蒋介石	074
将军之死	078
林正传的回台之路	081
周恩来与叶剑英照顾林祖密后代	086
林祖密和台湾诗人施士洁的世交	090

叁

卢家：五代教育世家在鼓浪屿	095
---------------	-----

归来，卢振基一个人的决定	097
从厦门到鼓浪屿，始终淡泊仕途	102
在鼓浪屿上抱团取暖的台湾人	106
宁肯家人遭难，不为五斗米折腰	112
卢嘉锡，留种园名气最高的教书匠	117

附录 陈传达：英年早逝的台籍音乐家	122
赖和：“台湾鲁迅”来到鼓浪屿	128
参考文献	138

引子

今天造访鼓浪屿的世界各地游客想不到，最早住在鼓浪屿上的居民只是一些漂泊的渔夫和僧人。他们也不会想到，鼓浪屿曾经是“最微不足道的地方”。曾在1860年担任英国驻厦门领事的外交官翟里斯就这么认为。他在中国生活了24年，曾先后以外交官身份在汕头、厦门、宁波、上海等地工作。在农耕文明为主导的传统社会，鼓浪屿是一个贫瘠的不适合生产的地方。在1842年就居住在鼓浪屿的外籍医学博士约翰·威尔森看来，鼓浪屿“尽管极其美丽，但毫无用处”。

这样的说法显然并不准确。

翟里斯写于1878年的文章曾大略介绍鼓浪屿的人口构成。碰巧，他到任厦门后，正逢鼓浪屿进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当年，鼓浪屿共居住629户，男性1588人，女性1247人，中国居民总数为2835人。

此外，翟里斯还特意注明，当年的鼓浪屿上有鸦片馆4间，庙宇4座。一个毁坏中国人的身体，另一个则让中国人的精神有所皈依。

像所有港口一样，鼓浪屿的生活必需品并不算便宜，各种欧洲商品也都很容易从外地人和本地人开的零售店里买到。而当时岛上外国人使用的佣人，其佣金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已经算很丰厚：一个厨师每个月可以挣得6到12美元，男

仆人每个月挣得6到10美元，勤杂工、轿夫和园丁，每人每月可以挣得4到6美元，保姆则可以挣得7到10美元。这足以看出，外国人对孩子的看护工作非常看重。在翟里斯看来，这些中国佣人大多都有一种美德：不偷东西。

平日里，风景秀丽的鼓浪屿经常会有网球赛、板球赛、赛马、帆船等活动进行。鼓浪屿还生产各种各样的汽水，这当然不是生活必需品，但居住在鼓浪屿上的外国人却离不开。鼓浪屿还有一家向居民供应“纯净不掺水的牛奶”的公司，这家公司的所有人因此而引以为豪。

在1863年来到厦门的传教士约翰·麦高温眼中，厦门人不知礼拜天为何物，只知每天不停地做工。厦门农民的田地很少，主要的农产品有稻米、甘蔗、番薯、大豆、豌豆、卷心菜，同时，农民也种植鸦片，收货后卖给鸦片馆。

最早，鼓浪屿因为污秽肮脏，被认为是比厦门更不卫生的地方。“从每一街角拐弯传来的异味看，很明显，卫生问题在这座城市从未被认真地讨论和管控。任何街面上都未看见清扫垃圾的人，也没有人做出系统规划来保持街道整洁。”

1841年8月英军攻陷厦门后，军队曾驻扎在鼓浪屿，但疾病夺去了数百军人的生命。对当时的军人和早期传教士来说，鼓浪屿不亚于一个死亡的陷阱。曾住在鼓浪屿的美国传教士毕腓力曾著文记录：

厦门的劳动者阶层包括挑夫苦力、农村雇工、轿夫、船夫和小贩等。他们住宅简陋，“寒碜至极”。假如有人想看看什么是贫穷和肮脏，只要到厦门穷人住的地方走一走，就知道了。只因彻底穷困，所以家徒四壁，人们只好安贫乐道。

但是，即使是这样，中国穷人留给这个美国传教士的最深刻印象，还是谦逊与豁达。

在外国传教士眼中，他们很难区分台湾人和福建人到底有什么分别。很快，台湾人要来鼓浪屿了。

然而，台湾同胞回家之路也会因一个因素而产生羁绊：钱。

有钱的台湾富豪阶层，时刻都在观察风向，毕竟他们在台湾经营多年，有不少人难舍资产。而对于资产贫乏者，则会心有余而力不足。比如台湾名士汪春源，他在日据时期内渡寄籍于福建漳州，1903年考中进士。他在江西当知县时，曾寄给台湾的妹婿一封信，其中写“承示家六嫂及舍侄等困苦情形，读竟涕下”，本来想帮他们内渡大陆，但自己虽当了知县，却“清风两袖，力不从心”。由此可见，从台湾移民厦门，非一般人家所能做到。其中第一个重要问题是，战事一起，船票价格必然疯狂上涨。

总体来看，内渡大陆的台湾同胞中，经商从事实业的人生活不会有问题，踏上仕途的人也可以不必担忧茶饭，生活上最困难的，还是“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文人墨客。而且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祖上已经侨居台湾多年，突然迁到闽南，往往人地两生。

再加上身逢乱世，政治凋废，有人被劫，有人被盗，一个初来乍到的陌生人可能转瞬就需要为下一顿饭犯难。以林尔嘉为例。他在定居鼓浪屿整整20年后，仍然对闽南地区的治安环境之差，有不小意见。在1915年1月4日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记载中，就有名为《林尔嘉等为漳泉地区盗匪蜂起械斗盛行请设清乡机关电》的电报。其中记载如下：

……自黄参军培松卸清乡督办后，兵力单薄，盗匪猖獗，乱徒乘机煽惑，在在堪虞。查各省多有兴办清乡，亟应吁请代呈大总统，俯念闽南重要，准予设立清乡机关，以卫地方而遏乱萌，闽南幸甚，侨民幸甚。漳、泉、厦门公民林尔嘉、黄仲训……叩。

而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旅居厦门的台湾同胞成千上万计。

台湾同胞大量内迁，立刻也给闽南地区的社会带来沉重压力。一个最突出的表征是，物价在短时间内变得非常高。